

# 冀中风云<sup>上</sup>

邸延生 著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冀中风云 / 邸延生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66-1156-2

I.①冀… II.①邸…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4775号

## 冀中风云

作 者：邸延生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尚惠敏

封面设计：田献枝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53.5

字 数：950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156-2

定 价：9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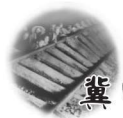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

# 目 录

## 第一篇

时逢战乱人心涣散民不聊生  
官逼民反豪杰扼腕泾渭分明

- 一、长城脚下枪声响 冀中大地聚风云 .....003
- 二、滹沱河边闹“土匪” 晋深县内人惊魂 .....013
- 三、“山东李”踏雪闯庄 “河南张”人前逞强 .....027
- 四、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聚集邱家庄 .....041
- 五、施阴谋暗藏杀机 闻凶信回家告急 .....049
- 六、邱家庄喜庆迎亲 曹家人命丧冰窟 .....062
- 七、刘福泰毁尸灭迹 邱孟启大闹东关 .....076
- 八、一把火烧西城铺 两家豪强结怨深 .....089
- 九、乡民气壮英雄胆 四县“围剿”邱家庄 .....113
- 十、木道沟累日激战 夜纵火卷土重来 .....130
- 十一、“镇四方”身陷囹圄 众乡绅联保徒劳 .....142
- 十二、“草上飞”雨夜劫狱 刘月娥卖地赎亲 .....159



## 第二篇

### 滹沱河水波涛涌八路军星夜下太行 共产党建立根据地抗日烽火遍冀中

- 十三、邱老猛舍宝还债 避祸患谴子离乡 .....183
- 十四、遭贫困矢志不渝 践前言少年成婚 .....200
- 十五、邱志恒雪夜返乡 “镇四方”买粮赈灾 .....217
- 十六、邱孟启严谨持家 刘福泰背后使坏 .....230
- 十七、民族仇激民族恨 齷齪人找齷齪人 .....247
- 十八、贴告示“比武招亲” “镇四方”重镇四方 .....264
- 十九、丧家犬丧权失地 绝望人绝处逢生 .....298
- 二十、刘福泰阴谋通敌 日本兵五路进攻 .....321
- 二十一、千军万马下太行 敌后开辟根据地 .....339
- 二十二、八路军积极抗日 顽固派暗下毒手 .....359
- 二十三、日军围袭邱家庄 刘福泰公开投敌 .....379
- 二十四、滹沱河水波涛涌 共产党深入人心 .....401

## 第一篇

**时逢战乱人心涣散民不聊生  
官逼民反豪杰扼腕泾渭分明**





## 一、长城脚下枪声 冀中大地聚风云

对方的机关枪还在响，李四虎弯着腰，不顾一切地从北长城城墙垛子上的一个缺口处隐蔽了身子；回头看看，见跟在他身后的张大海已经从他刚刚绕过来的那个残破的缺口处爬了过来——他放心了，将歪戴在头上的灰色军帽摘下来掖在腰间的皮带下，然后从背在屁股后面的挎兜里摸出了两颗手榴弹，先是用左手攥紧了两颗手榴弹的木柄，然后用右手拧掉了木柄上的铁皮护盖；这时候，出现在他身后的张大海也匍匐着身子爬了过来……

“你那儿还有几颗？”弥漫的硝烟已经将李四虎的脸熏得看不清模样了，只见他晃了晃手中的两颗手榴弹，压低了声音对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张大海说，“都给我！”

张大海递了两颗手榴弹给李四虎：“我得留一颗，以防万一……”

李四虎不再说话，而是伸出一个手指头旋转着向张大海比划了一下，张大海赶紧从自己腰间的皮带上抽出一截麻绳递过去；李四虎蹲着身子，用张大海递给他的那截麻绳把手上的4颗手榴弹牢牢地捆在一起，然后拧掉了另两颗手榴弹木柄上的铁皮盖，小心翼翼地将从抽出来的4根导火线缠绕起来——然后，他对张大海说了一句：“卧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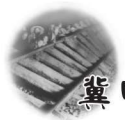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李四虎猛地一拉导火线，然后“噌”地一下站起身，甩开右臂、将捆在一起的4颗手榴弹扔向了仍在响着的机关枪……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长城垛口后面的机关枪哑巴了，李四虎和张大海冒着尚未散尽的硝烟翻身跃上了城墙垛子；李四虎伸出双手先去抓起了那挺枪管依然发烫的机关枪，张大海则抱起了被轰翻在城墙上的子弹箱……

刚才还在打机枪的几个士兵已经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见不到一个囫囵尸首了；李四虎把机枪拿在手上，拉一下枪栓、随即掉转枪口一阵狂扫，愤怒的火蛇喷向了不远处一群惊魂未定的士兵——张大海见状，发疯似的向李四虎大喊了一声：“跑吧！”

深秋里的风已经很凉了，这地方离开长城脚下的狼窝沟也有七八里地远了——在一片落了叶的杂树林中，溃退下来的李四虎和张大海各自倚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干一屁股坐下来；这时候，两个人身上的衣服全都破得不成样子了，与其说是穿在身上，还不如说是勉强挂在身上。此时此刻，两个人已经顾不了许多了，最要紧的，是要先找个有水的地方能喝上几口水、再就是能找到个有人家的地方吃上几口东西……





“真他娘的，渴死了！”张大海一只手扶着放在脚边的机关枪，另一只手在身上的裸露处抓着痒，有气无力地说，“得先找个地方喝口水……”

“上哪儿去找？”李四虎躺倒在落满了枯叶的荒草地上，弓着身子说，“就咱俩这副模样，谁能给咱们水喝？”

“有条河沟也行啊！”张大海说，“现在咱们手上有枪，还怕找不到水喝？碰上了，谁他娘的敢不给？”

李四虎坐直了身子说：“我估计，这地方离张家口还得个四五十里地，咱总不能就这副模样过去吧？再说这荒郊野岭的还好说，真要是上了大道，别说过卡子，恐怕连个住店的地方也没有……”

张大海倚着树干向前探了探身子，问：“那你说怎么办？”

李四虎向对方凑了凑说：“找个合适的——劫了他！”

张大海瞪大了眼睛问：“劫道？”并试探性地追问了一声，“能行？”

李四虎说：“怎么不行？咱们再朝路边上走走，遇上过路的，瞅准机会就劫了他！”

张大海摇摇头说：“这年头，一两个过路的能有什么劫头？”

李四虎说：“真要是一两个过路的，咱就放过去；要劫，就劫那些有油水的！”

张大海想了想，用手拍一拍身边的机关枪，最终表示说：“你是连副，你说了算！”并说，“一不做，二不休——这年头，得先想办法活下去！”

两个人商量好以后，精神头似乎提起了许多；看看天色快要黑了，李四虎指使张大海走出树林去察看情况，最好能寻觅点儿吃的、喝的回来——不大一会儿工夫，张大海用衣角兜回来几块带土的红薯；李四虎一见，笑着问他：“哪儿弄的？”

张大海抬手摸一摸自己脸上的络腮胡子，告诉说：“地头上挖的！”

李四虎接了两块红薯，先是拣了地上的几片树叶擦巴了擦巴，然后再在自己的衣服角上蹭一蹭，随即大口大口吃起来……

肚子里有了食，两个人的精神振奋了许多；接下来，两个人开始商量“劫道”的具体办法和“得手”以后的去处——李四虎问：“还回去不？”

“回去？”张大海反问，“冯玉祥那小子还不得毙了咱们？”

李四虎将他那张长方型的脸蛋子皱成了核桃似的，想了想说：“也不见得——我听说要把咱们改编成二十六路军，往南边调……”

张大海说：“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去打共产党！”

“真他娘的！”李四虎抱怨说，“上个月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他冯玉祥不去打，这会子偏偏要把咱们拉到南边去打共产党，这他娘的还不是窝里斗？”

张大海说：“这年头，咱们也只是个当兵的，管不了那么多……”

李四虎抓了地上的一把草，拿在手上揉搓了两下，算是“洗”了手：“就连他张少帅<sup>①</sup>手底下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也是放着日本鬼子不敢打，却听了老蒋

① 少帅，指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

的，搞什么东北易帜——他东北军要这样搞，咱西北军能有什么法子？再说了，就算他冯玉祥有办法、有本事，也该和少帅连起手来打日本人呀！这会子连他也听了蒋介石的，非他娘的要到南边去打共产党！”

张大海说：“反正这样了，让他们打去吧！”

李四虎问：“那咱们去哪儿？”然后又像是犯愁似地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来打去打到哪会儿是个头呀？”

张大海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年头什么阎锡山政府、奉天政府、华北自治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政府？就是没有一个能为老百姓办事的……”

李四虎说：“听说共产党在南边也成立了一个什么苏维埃政府，说是为老百姓办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张大海说：“你是说共产党？我听说那可是一拨打家劫舍的‘赤匪’，不过倒是专门打那些大户人家……”

李四虎不置可否地说：“可能是吧！”

张大海从地上抽了一根草根，拿在手上捅进嘴里嚼着，边嚼边说：“眼下这局势，我就知道丢了东三省没人去打……”转而又说到冯玉祥，“冯司令要是能把咱们整个西北军拉上去，和东北军联起手来打日本鬼子就好了……”

李四虎说：“冯玉祥真要是去打日本人，也算他是条汉子！”

张大海说：“他要是去打日本人，老子还不跑呢！”又说，“这会子咱们离是离开了，可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管他呢！反正现在咱们手上有这挺歪把子机枪，再加上你我手上一人一把驳壳枪，去哪儿不能落脚？”李四虎说，“他们谁爱打谁打谁，反正我是不想再跟他们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早晚是个死！”

张大海说：“可也没法子回家呀！家里穷得叮当响，回去了不冻死，就是饿死……”

李四虎说：“这兵荒马乱的，你过不了黄河，我也回不了山东，我们家比你们家还穷！”说着，他向张大海凑了凑，又说，“这年头，你没听说有枪就是‘草头王’？再说了，就凭咱俩的本事和这挺机关枪，还怕没活路？”

张大海问：“就这一挺机关枪、一箱子子弹，子弹打光了咋办？”

“别看就这一挺机关枪，备不准也能打出个天下来！”李四虎像是有把握地说，“俗话说‘有小有不愁大，有小有不愁多’；我想了，咱们就在这河北的地面上找个地方扎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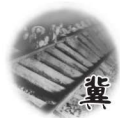
“怎么扎？”

“打家劫舍！”

“你是说绑票？”

“绑票怎么了？”李四虎像是拿定了主意说，“反正咱们只对付那些有钱的！”并自我解释说，“这叫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张大海迟疑着说：“那不成了土匪了？”



李四虎却说：“这年头谁不是土匪？他们当官的不是土匪？你没见那些当官的到处祸害老百姓？”

张大海下意识地笑了笑，反问：“你不是当官儿的？”

“狗屁！”李四虎啐了一口吐沫，“我算哪门子当官儿的！一个小小的连副，还不如你这个当排长的有实权……”

听李四虎这么一说，张大海也像是拿定了主意说：“嗯，那咱们就这么干！”并说，“反正咱们一不欺负穷人、二不祸害老百姓，就算是老王老子知道了也不会怪罪咱们！”

就在李四虎和张大海脱离开队伍之后，次年初春的一天中午，地处冀中大部平原的定野县城内枪声大作；枪声首先从县公署后院的后墙根响起，紧接着靠近县公署门前的十字街口也响起了几声清脆的驳壳枪声：

“啪——啪——啪……”

坐在县公署大院厅堂正中椅子上的县长范德贵正在和几位乡绅议事，听到枪声赶紧离开椅子迈步到厅堂口，大声问站在院子里人：“怎么回事？哪儿打枪？”

一个叫王长安的马弁跑过来报告说：“后院、后院！是后院响的枪！”

范德贵转身跑向后院——刚跨进后院门口，还没来得及赶到后庭院时，就听见里边又是哭又是叫地乱成了一锅粥：“天呀，这可怎么好呀……不得了啦！快来人哪……”

范德贵三步并两步地赶了过去，一眼看见他老婆于桂花披头散发地坐在房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哭喊：“这是谁作的孽呀！俺们可没得罪谁呀……这可怎么好哇……”

范德贵急切地赶过去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于桂花一见，反倒不哭了；周围的几个使唤丫头都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向范德贵报告：“老太太没了……”

范德贵气恼地训斥说：“怎么说话呢？”

几个使唤丫头急忙改口说：“是老太太不见了……”

范德贵急切地再问：“到底怎么回事？我娘她人呢？”

一个丫头告诉说：“我们几个正在屋里陪太太打牌，突然听到枪响，太太吓坏了，赶紧让我去老太太的屋里看看；可我跑进去一看，老太太没了……”

范德贵再次训斥说：“怎么说话呢？”

丫头忙又改口说：“不是老太太没了，是老太太不见了……”

范德贵问：“怎么不见了？”

这时，不再哭闹的于桂花从石头台阶上站了起来，递给范德贵一个用牛皮纸糊成的信封，抽抽咽咽地说：“你看这，咱娘被人绑了票了……”

范德贵急忙接过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抖出来一张字条，见上面写着：

明天正午，送三千块现大洋到南城门外。有钱放人，没钱撕票！

一看这，范德贵立刻傻眼了；他恨不得撕了那张纸，可又一想：不能撕，这得留着……

这时候，刚才的几位乡绅也都赶了过来。其中的一个试探性地问：“没出什么事吧？”

范德贵把那张字条递过去：“他娘的，老太太被人绑了！”

几位乡绅轮换着看了字条，一时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位乡绅催促范德贵说：“我说县长大人，你得赶紧想法子呀！”

范德贵问他眼前的这几个人：“想法子？想什么法子？兄弟我现在遇了难了，你们谁能伸伸手，帮兄弟一把？”

几位乡绅又一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先说话；范德贵一见，竟自气恼地说：“好，好，好！你们几个都他娘的见死不救，日后可别怪我不认识你们！”随即又说，“都他娘的给我滚！老子另想法子！”

一听这话，几位乡绅急了，赶紧说：“别、别……咱们谁跟谁呀？俗话说‘有难同当’，我们帮这个忙，一定帮……”

“那好，直说吧！”范德贵瞪着眼珠子说，“你们也都看了条子，上面写的可是三千块现大洋，你们每人出多少？”

几位乡绅再一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互相使眼色，范德贵不耐烦地说：“别看了！如果今天你们帮了我，我范德贵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日后定有厚报！”

其中一个叫杜仁义的乡绅说：“这么着吧，既然县长大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兄弟我就出五百块大洋，立马叫人送过来！”

范德贵问另几个：“你们呢？”

一个叫李有财的乡绅跟着说：“我的家境大伙儿也都知道，但今天这事既然碰上了，兄弟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就算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帮县长大人这个忙……”

范德贵催促说：“痛快点，你到底出多少？”

李有财咬着牙说：“我出……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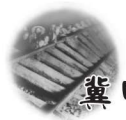
另外几位乡绅也紧跟着附和说：

“我也出二百……”

“那我也出二百……”

不想范德贵却气恼地说：“好了，好了！你们谁也别出了，留着你们那几个臭钱自己过日子去吧！”并说，“我另外想法子，不难为你们！”然后面对了李有财说，“你也别在我这儿打马虎眼，你们家在我这定野县城里有买卖，在保定西大街上开着当铺，在北京琉璃厂开着古董店，别以为我范德贵什么都不知道！”说完一声高喊，“送客！”

李有财以及那几个说“出二百”的乡绅一看范德贵翻了脸，谁敢走呀？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互相使了几个眼色，最后还是由李有财出头凑上前去说：“这么着吧，我也出五百……”



其他的几个人也都跟着说：

“五百……”

“五百就五百……”

“那好！”范德贵终于点了头说，“我也不让你们白出，算是借你们的，每人给你们写一张字据，日后加倍奉还！”

在场的六位乡绅，每人答应出五百块银元，正好凑足三千；范德贵喊了王长安过来：“你去叫几个弟兄，分头跟他们去拿线，然后再好好地保护他们回来，晚上我请客！”

几位乡绅在几个马弁的“保护”下，分头回家去取现大洋了。

这些人走后，范德贵又招呼人说：“通知警察局和保安团，叫他们的局长和团长都赶紧过来，就说我有急事！”

该走的人都走了，该离开的人也都离开了；直到这时候，于桂花才像是有了主心骨似地对丈夫说：“怪不得你当县长，你可真有法子！”

而范德贵却说：“哼！不让他们出钱谁出钱？要不我这个县长不是白当了！”

于桂花扭捏着身子又说：“也别把人都得罪了！你没见他们一个个的那副抠索劲，没一个真想往外掏钱！”

“抠索？”范德贵说，“他们那些钱还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抠索来的？兴他们不仁，也别怪我范某人讲义！”

于桂花像是有所担心地说：“那你也得防着他们点儿……”

范德贵瞪了老婆一眼，训斥说：“全怪你没用，成天就知道打牌、打牌！你要是陪老太太在里屋待着，老太太能出事？”

于桂花没好气地说：“你娘就那么好伺候？凭什么让我成天陪着？你是当儿子的，你怎么不陪着？”

范德贵一巴掌打过去，打得于桂花一通嚎叫：“哎呀呀！你有能耐，你打死我好了！省得我耐眼……”

范德贵骂道：“他娘的，还反了你了！怎么不把你也绑了去？再喊，老子一枪崩了你！”

于桂花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哭带嚎地撒起泼来：“打死人了！县长打死人了……”

在场的几个丫头想劝又不敢劝——这里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县里的警察局局长刘秉森带着两个穿黑色警服的警员急步匆匆地赶了过来；范德贵立刻迎上前去打招呼，于桂花也不再哭、不再闹了……

晚上，县公署大院后厅堂上灯火通明。挂有一张《青松不老》图的厅堂正中摆放了两张八仙桌，桌子上摆满了烟、酒、茶、糖和鸡、鸭、鱼、肉，每张桌子周围都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圈人；在范德贵坐的桌子旁边，依次围坐着刘秉森和县保安团的团长胡立清等一帮在定野县城里握有枪杆子的显赫人物，另一张桌子旁边则围坐着那些给范德贵送钱过来的几位乡绅……

酒过三巡，范德贵举着酒杯站起身来，使劲转动着嘴里的舌头说：“兄弟

我今天……谢谢诸位！今天诸位出……出钱帮了兄弟……兄弟我永世不忘……”

几个乡绅连忙捧场说：“应该的……应该的……”

范德贵继续说：“明天出城……有刘局长和胡团长的鼎力协助……我就不信……”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刘秉森站起身来劝说道：“不说这些了……范县长喝多了，今天咱们不说这些……”

长着一副瓦刀脸的胡立清也站起身来劝说范德贵：“范县长向来海量，但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再喝了！明天还是这个时候、还是这些老少爷们，等老太太平安回来了，大伙儿再接着喝……”

说着话，刘秉森转身招呼旁边站着几个使唤丫头：“你们几个，把县长搀屋里去！”

几个使唤丫头应声跑了出来，搀扶着立不住脚的范德贵进后厅堂去了，剩下的人们围着餐桌又是一通风卷残云……

夜深人静，值班打更的人还在昏暗处游动，县公署大院里的人也都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睡觉了；这时候，唯独喝了两碗醒酒汤的范德贵和他老婆还没有躺下，两口子正瞅着摆放在一张八仙桌上的一大堆银元合计——范德贵催促说：“别看了，装箱子……”

于桂花有些舍不得地说：“真给他们送去？”

“不送怎么着？”范德贵说，“这帮人杀人不眨眼！不送去，我老娘就没命了！”

“就不能想点别的什么法子？”于桂花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元，心疼地说，“这一送出去，可就回不来了……”

“你懂个屁！”范德贵说，“我不能为了这点儿钱把老娘的命搭上！再说了，这年头混事，在社会上总得留个人缘……”

“什么人缘？”于桂花问。

“孝！”范德贵说，“‘孝’字当先好办事，一‘孝’遮百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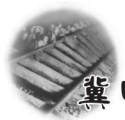
于桂花迟疑着说：“话是这么说，可这钱是真的呀！”

范德贵像是胸有成竹地说：“别担心，只要我还当这个县长，抓几千块现大洋还不成问题！”

于桂花想了想说：“那倒也是……”

第二天上午，定野县南关城门外清风徐徐——这时正是三月末、四月初的当口，天气不冷不热，进城来赶集的乡下人来了不少；只见这些人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从城外走了来，有的推着木轱辘独轮车、有的肩上搭着褡裢、有的腰间裹着粗布口袋，一边走一边说着、笑着，看样子都像是进城来办事或是买什么东西的……

贴近城门东侧的道边有一棵歪脖子老柳树，柳树旁边有四五间低矮的土坯房，临近道边的一间房檐上斜插着一根桃木棍，木棍上挑着一个破箬篱，明眼人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饭铺。饭铺对面的道边上摆放着一张破旧的白条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两三只粗瓷碗；桌子的里手摆放着两三个四条腿的长板凳，其中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一个30来岁的汉子；只见他上身穿了件敞胸开领的粗布汗衫，下身穿了条又肥又大的深色粗布裤，一只手上握着一支旱烟袋锅，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条半白不黑的粗布手巾，翘着一条二郎腿坐在那里招揽生意，嘴上还一个劲地吆喝着：

“大碗茶咧，快来喝咧——真正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一个大子儿<sup>①</sup>管够！快来喝咧，又消乏又解渴……”

而这时在城门楼上，隐隐约约中似乎有人影在晃动。城门外，往常只有两三个当兵的在那里装模作样地站岗放哨，今天却出现了四五个，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扛着一支汉阳造<sup>②</sup>步枪；远处，离开城门大约百十来步的地方，另有几个穿着打扮像是庄户人家的年轻人蹲在地里在假装挖野菜……

土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但大多是乡下人，且二三十岁、四十来岁的男人居多；其中虽然也有女人，但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再有就是几个年龄不满十几岁的小丫头——所有这一切，包括城门楼上晃动的人影和那几个像是在挖野菜的人在内，都被那个坐在饭铺对面卖茶水的汉子看了眼里……

临近中午，进出城门的人渐渐少了，而找地方坐下来吃饭、喝水的人却越来越多；也正在这个时候，范德贵带着全副武装的王长安出现在了城门外的道边上。

很显眼，王长安身上背着一只柳条箱，看样子箱子很沉，压得他时不时地倒换肩膀；而范德贵却像是不慌不忙的样子，先是东瞅瞅、西望望，见没什么人跟他打招呼，便朝卖茶水的地方走过去，同卖茶水的汉子打招呼说：“喂，给倒两碗茶！”

“好啦！”卖茶水的汉子立刻擦桌子、拽板凳，给走上前去的范德贵和王长安沏茶水。当范德贵和王长安都坐下以后，王长安把背在肩膀上的柳条箱放下来，当当正正地摆在了茶水摊的白条桌上；卖茶水的汉子转身去打点他身后的小煤火炉，范德贵则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压低了声音嘱咐王长安：“看紧点……”

王长安伸出一只手拍一拍自己的腰际说：“我这儿顶着子儿呢！”

范德贵像是放了心，脸上显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冷笑；这时候，卖茶水的汉子走上前来说：“这箱子放桌子上耐事，要不我给你们放下边？”说着动手去移动那只柳条箱，箱子很重、一把没能提起来；范德贵急忙起身阻拦，边阻拦边说：“不碍事，不碍事——就这么放着吧！”

“好啦！”卖茶水的汉子随即撒步回身，张大嗓门儿招呼了一声，“请便，二位慢用！”

① 一个大子儿，即一枚铜钱。

② 汉阳造，由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

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年龄不到30岁的高个子女人从对面的饭铺里走了过来；只见她普普通通的打扮，略施粉脂的脸蛋白里透红、宛若桃花，一说话如莺鸟啼鸣、令人格外爱听：“我说他大哥，你出来摆摊咋不招呼一声？我也好过来帮把手呀！”

说着话，女人如春风摆柳般地走到了卖茶水的汉子跟前，接着又是几句莺啼：“咋了，嫌弃我呀？”

卖茶水的汉子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腰来说：“哪儿呀！我请还请不过来呢，哪儿能嫌弃大妹子呢！快请坐……”

“你让我坐哪儿呀？”女人一边支应，一边面对了范德贵和王长安说，“你这儿不有客人吗？我还是在一边儿站会儿吧！”

当这个女人的身段乍一映入范德贵的眼帘时，范德贵的两只眼睛就已经发直了；这会儿又听了女人莺啼般的说话声、更使他神魂摇曳起来；再面对面地看了女人的脸蛋，愈发使他魂不守舍地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说：“有坐，有坐……”

女人笑盈盈地说：“别，别！你是客人，哪有客人给人让座的理呀？你老还是坐着吧！”

卖茶水的汉子也急忙上前打点范德贵说：“你老坐着吧！她是来帮我卖茶水的，你老千万别这么客气！”

女人也说：“坐着吧，坐着吧！我给你们续水……”一边说，一边弯腰去取架在炉子上的铁壶，衣摆下的腰际间却显露出一抹粉红色的内衬；对女人的一举一动始终没有错开眼珠的范德贵一见，内心深处更加想入非非起来……

当女人提着铁壶给眼前的这两个人往茶碗里续开水时，范德贵竟不由自主地欠起了身子说：“我来，我来……”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接铁壶，女人急忙躲闪，铁壶一歪、滚烫的开水正好洒在王长安的手上，烫得他禁不住大声喊叫起来：“哎呀……”

卖茶水的男子汉一见，急忙上前赔不是：“你看、你看！这是咋话说的……”

女人也深表不安地说：“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

王长安被烫得还在一个劲地叫唤，范德贵却说：“不要紧，不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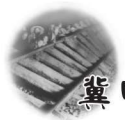
正当这时，城门楼上响起了两记枪声：“啪！啪！”紧接着又是一声，“啪！”

听到枪声，城门外的人都慌乱起来，大人孩子一阵喊叫，四下里一通乱跑；范德贵随即紧张起来，直到这时，他才像是想起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急忙伸出两手去抓那只放在白条桌上的柳条箱子——但已经晚了，柳条箱子已经被那个卖茶水的汉子抢先一步抓到手，同时一脚踢翻了桌子，随后一个转身，大步流星地跑进了慌乱中的人群……

范德贵冲着他眼前的王长安连声喊叫：“掏家伙！快掏家伙……”

挨了烫的王长安动了动手，却怎么也掏不出枪来——范德贵急了，上前想去王长安的腰间掏枪，却又晚了一步，驳壳枪已经被那个面若桃花的女人抢在手





中，枪口逼住了范德贵的心口窝：“别动，给老娘老实点！”

范德贵傻眼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绝望，还寄希望于事先埋伏在四周的人赶来保护他，同时希望按照昨天晚上和刘秉森、胡立清等人商量好的“计策”，能够对那帮“绑票”的人来个一网打尽，既不会损失掉那已经到手的三千块现大洋，又可以把他老娘搭救回来，实可谓“一箭双雕”……

正在这时，手持驳壳枪的女人上前狠狠地踹了范德贵一脚，这一脚正好踹在他的下档处，疼得他立刻蹲下身子喊了一声：“哎呀！”

当他醒过神来再看时，女人没了，卖茶水的汉子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人当中只有他和被烫了手的王长安，再有就是凑上前来的那些按照事先计划埋伏在四处的警察和保安团的几个人了……

范德贵机关算尽，却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仅损失了整整三千块大洋钱，也没能把他的老娘“赎”回来，甚至连个人影也没见着；而且这么一折腾，说不准他老娘的性命也没了……

范德贵没了任何办法，当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县公署的大院里时，不想却被迎上来的于桂花恭贺说：“哎呀！还是我们的县长有能耐……”

没等于桂花把话说完，即被范德贵一巴掌打过去：“你瞎嚷嚷什么？”

脸上挨了一巴掌的于桂花抬手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满肚子委屈地说：“老太太回来了！”

一听这话，范德贵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任凭谁也拉不起来了；这时他想，这帮人怎么就这么大胆、竟有这么大的本事？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了线、还把人家给送回来了！

于桂花见丈夫坐在地上不起来，也顾不得脸疼了，急忙上前提醒说：“你这是怎么了？还不快点进屋去看看老太太？”

范德贵“哦”了一声，随即站起了身子，于桂花又说：“人家还给你留了张条子……”

范德贵又是一惊：“什么条子？”

于桂花顺手递给他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承蒙合作，后会有期！

山东李 河南张

范德贵心想：他娘的，这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当天晚上，刘秉森、胡立清、杜仁义、李有财等一拨人都到县公署来给范德贵“道喜”——不管怎么说，老太太总算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在众人交口称赞范德贵“舍身救母”和“至仁至孝”的恭贺声中，范德贵只得强装笑颜，再次摆下酒席招待大家……

酒席散后，该走的人都走了；范德贵在一盏提灯下饱蘸浓墨，给上司写了两份内容相同的呈递，说是民国二十一年3月27日，定野县城里被土匪劫持人质，